

怀念我的爷爷

●张鹏飞

公元2016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七，爷爷因病去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八岁。老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爷爷虽然八十八高寿，但是，爷爷的倏然离世，留给我们的依然是无尽的思念和悲伤。

转眼到了爷爷三周年的祭日，三年，短暂而久远的时间，在每一个流逝的日子里，想起和爷爷天人两隔，心中便充满了思念和悲伤，正所谓纵有远情难写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爷爷，为了这个家，您挺过了风风雨雨；为了这个家，您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爷爷的一生是坎坷而又平凡的一生。爷爷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受了无数罪。爷爷生于乱世年代，是一位亲自见证了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变迁的老人。爷爷一生共养育了4个儿子和3个女儿，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爷爷历经艰辛。在那个年代，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儿吃苦受罪，爷爷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他以坚强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庭，将孩子们一个个抚养长大、成家立业。他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更是孙辈们心目中可敬的爷爷！

爷爷一生教书育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教育事业。爷爷写的一手好书法，记得小时候每逢春节，爷爷都义务为村民们写春联，我和堂弟也经常帮爷爷叫来帮忙裁纸、拉对联，把爷爷写好的对联放在地上晾干。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领悟到了中国书法及地方风俗习惯的精髓。行文严谨，底蕴深厚，非常崇敬爷爷的墨宝和文采。但可惜的是，我没能继承下他的墨韵。后来爷爷年龄大了，身体大不如前，也就渐渐放下了他心爱的毛笔。但我清晰地记得九年前我结婚的时候，已经八十一岁的爷爷又亲自执笔为我们写下了喜庆的结婚对联

如今，爷爷您先走一步和奶奶团聚了，却将无限的哀痛和思念永远地留给了我们。天人永隔，说起来轻描淡写，却永远无法体会被留下的人的无助和悲伤。每次看到您的照片，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和您在一起的情景，让我觉得您好像从没离开过我们，感觉您一直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保佑着我们。

在过去的岁月里，爷爷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读书的日子里，是您谆谆教导，给予我们进取的力量；如今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您却不能继续陪伴我们了，伤心之余，惟有绵绵的思念挂在心头；恸哭之余，只有历历往事萦绕眼前。爷爷您的音容笑貌永远地留在我们后辈子孙的心中，您的诸多美德都是我们永远珍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您的叮嘱和教诲永远激励我们、滋养我们，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此时，身为孙子的我们也只能用这只言片语来告慰爷爷您在天堂英灵，愿您和奶奶在天堂里一切安好，我们会永远铭记您慈祥的笑容。请宽恕孙子的不孝，临终时没能守在您身边，成了一生的遗憾，生如春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

爷爷，我们都很想念您。

你没那么重要

●李晓伟

手机这东西，自打一问世，就成了束缚许多人的桎梏，须臾不可离开，仿佛这个地球离开谁都不能转似的。

搁以前，手机稀缺昂贵，功能单一，显摆的功能大于实用，以至于让一些人拿个模型充富豪。现如今，手机都臭了大街，但凡能见到之人，甭问，不管怀里揣着，还是腰里别着，都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哪怕田夫野老，蚕妇村氓；捡破烂的、卖青梨的，没有一个例外。

想到最初用手机时，简直兴奋得不得了。手机拿在手，翻来覆去夜不能寐，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放下一会儿又失落落魄。关上手机，怕别人找；打开手机，又怕费电，宝贝得不知如何去对待。

因为当初的宠爱，如今，我几乎成了手机的奴隶。我从不会关机睡觉。因为我怕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找不到我。我不敢关机，不能关机，我想让别人知道，想找我，很容易；找不到我，天下会大乱。

我每天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趴在手机前，心甘情愿地做它的俘虏，等待别人的电话和短信。事实上，没有那么多人在关心我，去关注我，会需要我。除了自寻烦恼，我的电话还从未来过到接不过来的地步。

但我仍然那么执着，总以为有未接电话，或者已经漏掉，所以更是小心翼翼。以至于每晚在午睡半醒之间，我也会拿出手机看两眼，然后在失望中睡去。

因为工作的关系，如今我更是不会关机睡觉，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读者对我的感谢，错过单位的任何一个消息，错过领导的每一次工作安排，错过狐朋狗友的每一次酒场饭局。

我真心希望这个可以有，但是真的没有。我甚至怀疑，我对手机的种种迹象，证明我很可能已经患上了“手机综合症”，最起码，已经有染上“手机综合症”的倾向。因为不论身处何地，总感觉自己的手机在震动，等到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结果发现手机仍然沉默如金。

看到没有来电，我会突然感觉如坠云端，好像被这个城市遗忘，心里空落落的。以至于哪天忘了带手机，感觉如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之中，怅然若失，不知所措。

通常情况下，只要我醒着，每隔几分钟，我就会习惯性地手机掏出来看一下，是不是有电话漏接。特别是在闹市区，我的这个动作熟练而频繁，好像我在显摆我的手机是全球绝版的稀有品种，多么珍贵似的。其实根本不存在漏接电话，我的山寨版手机的铃声音量，大得几乎可与小型音响相媲美。但很多时候，固执如我，还是会甘心地被自己幻想的世界绑架，并一点点沉沦。

有一次，我忘记了带手机，偏偏那一天，有一篇被约的重要稿件要写。因为未带手机，我在单位写稿时怕主家打电话催，始终静不下心来，等到百爪挠心地写完稿子回到家，拿起静静躺在枕边的手机一看，才发现根本没有人打电话催稿。

此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其实，一些事情原来是可以缓和一下再进行，还有一些事情原来没有人需要与你沟通，以为没有自己就无法继续工作，其实别人也可以完美搞定。

我终于想通了，被我每天二十四小时期待的电话，只是一厢情愿的笑话。二十四小时不关机，是我把别人看得那么重要，是怕失去别人的信任，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伤害，一种惩罚。这其实不过是缺少生活阅历，缺少淡定自信的表现罢了。

一窍通则百脉开。等我明白过来时，一切都已释然。我知道，只要我的心静了，这个世界也就清静了。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和生活

——为延安“鲁艺”建校80周年而作

●黎辛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的今天，我作为当年“鲁艺”文学系的学员，回忆“鲁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写下了这一段文字——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和生活。

1940年-1941年底，我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学习两年，派出实习。这是学院的规定：学员学习两年，派出实习，半年后分配工作。我到《解放日报》编辑部的舒群同志把我要去的。我在实习中踏踏实实工作，得到同志们的好评。报社副总编辑余光生找我谈话，要我留在报社工作，问我是否同意。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是党中央首创的大型机关报，也是党在新闻事业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党报，我当然同意。自此我便在《解放日报》副刊当编辑，一千九百四十六年，是报社所有编辑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

《解放日报》位于清凉山东侧山麓，延河在山下从那里往东缓缓流过。站在山上往前看，对面是巍巍宝塔山。屹立在山上那座高大雄伟的宝塔，就像一名日夜守卫着延安的战士。我们就在清凉山这个好地方工作、生活。

我到报社上班第一天，在清凉山最西南那孔窑洞找到文艺栏办公室。文艺栏主编丁玲坐在那里，笑眯眯地瞪大眼睛喊：“黎辛，我们在这儿等你！”她指着左手一张空桌子说，你就在这桌子工作。右手指着坐在她右边的一个戴近视眼镜、40出头的同志，说这就是陈企霞老编辑。文艺栏工作就三个人干，事务工作如登记来稿、给作者计算稿费、寄剪报等等，三个人分工干。分配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稿和退稿，组稿要跑到各个机关团体，退稿就是把所有不用的稿子退还作者，并写信给他提出意见，丁玲说，这是关系培养文艺新人的工作。我以满腔热情投

入工作，勤恳、努力，编辑部评工作模范时，我被评为一等“模范工作者”第一名。在表述我的模范事迹时，总编辑陆定一写上“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编辑部的工作和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大家庭，同志们亲如兄弟，同食、同住、同工作、同劳动。用俗话说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星期天，我拿到编辑部津贴稿费，到镇上买了一个大猪头，大伙儿一齐动手“改善生活”。我们在窑洞外架起炉子，拾木棍当柴火，用洗脸盆上盆盖下盆作锅，就这样炖猪头。可盆小猪头大，炖了大半天还没好，大伙儿伸长脖子等，等得不耐烦了，铁火嚷着：“怎呢啦，还不行？”当大家津津有味嚼着猪头时，有人说：“天天能嚼猪头就好！”“贪！”引得大伙儿哈哈大笑。如今我常常回忆起那个年代的生活、友谊，那个年代的同志，今生今世永难忘，这是我生命中最真实而宝贵的财富。

除了编辑工作和生产劳动外，工余时间不多了，星期天也常常不休息，不外出，用于看稿，写退稿信。但我还是抓紧一点点工余时间，搞好个人卫生。我想，作为一名战士应该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我们用休息日到黄河支流水好的地方洗衣服，把衣服晾在灌木丛里。我把睡炕的铺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就这样我被评编辑部卫生第一。

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我们把编辑部后沟那块地修堤筑坝，种水稻、西瓜。但那是二荒地，没有肥，不长稻。水稻种不成，西瓜却长得好，水多、味甜，大伙儿尝着真开心，都说这西瓜不一般。有人自豪地说：“当然不一般，这是我们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的劳动成果。”因为劳动积极，我被评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在我们参加劳动的这个队伍中，被

评为“劳动英雄”的还有赵守一、张铁夫、苏远。

这些“光荣记录”，是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的表现，是我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表现，它一直成为鼓舞我前进的动力。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举行纪念活动的有关单位让我谈谈当年《讲话》发表的情况，我便谈了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1943年10月5日博古把《讲话》拿到副刊部办公室，说毛主席今天派人送来他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准备在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发表。你们赶快发排吧。《讲话》是我较早看到的，那时副刊编辑部轮到林默涵值班看清样，我是老副刊编辑，与各版编辑较熟，林默涵和我便和其他版面联络，《讲话》在头版和四版全文发表。我们两人共同校对清样，保证准确无误。这样《讲话》全文于19日一次登完。我为我能亲手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到自豪，至今仍记忆难忘。

我在报社当文艺编辑的任务，就是团结作家，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培养青年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我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积极推介一大批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贺敬之和他的《白毛女》、李季和他的《王贵与李香香》、马烽、西戎和他的《吕梁英雄传》、韦群宜和她的《龙》、柯蓝和他的《乌鸦告状》、盲艺人韩喜祥和他的《刘巧团圆》，还有冯牧、陈涌、张铁夫、万力、戴明、李方立等人。新人佳作如雨春笋般涌现出来。我在编辑部发表了十多篇推介新人佳作的评论文章，有《关于〈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读后》、《评〈吕梁英雄传〉》等。延安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

活泼的大繁荣局面，文艺之花在黄土高原灿烂绽放。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作家成了名家、大家。1956年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后，为表扬我所做的工作，我被评为中央高级知识分子。

几年前回延安，到清凉山上寻找当年报社的窑洞。事隔半个多世纪了，能找到吗？真能找到！我当年工作的那孔窑洞，洞前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草，堵住洞口。进入窑洞，我当年挂挎包的那根钉子还在墙上，完好无损。是它，记录了我青春岁月的辉煌，如今我老了，环顾洞内四壁，无限感慨。忽然传来了洞外广场舞的歌声“革命人永远年轻……”对，我不老，延安人永远年轻！

回顾当年我怀着青春梦想，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和革命老大哥周振中（周振中是大学生，我还是中学生）奔赴延安，投入“鲁艺”的怀抱。“鲁艺”让我选择了走在延安的大路上，直到永远、永远……

2018年7月1日 北京

注：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黎辛，汝州人，1920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和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1942年后历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编辑，新华社随第二野战军记者，中南《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文艺处长、中南行政委员会代理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副书记，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编审。

砚边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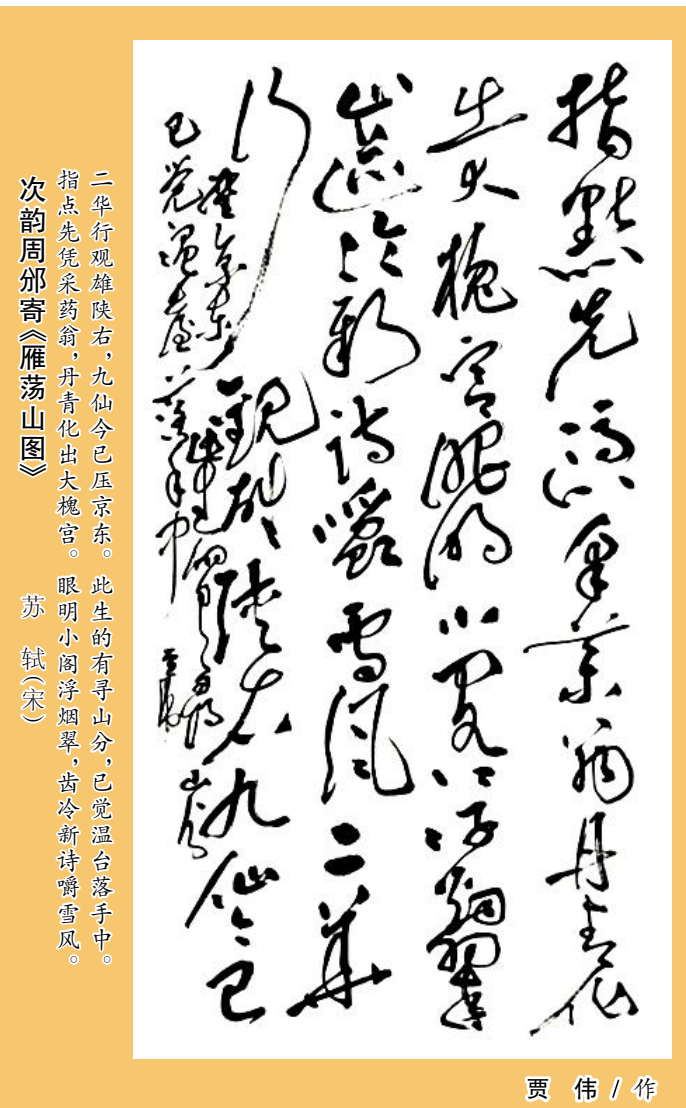
●贾伟

书法，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了，我喜欢独处一室，点香品茗，可对黄卷半日，可摹古帖整天，或置身于浩瀚的碑林帖海，仿佛感到大江之奔涌，华岳之雄奇，万马之嘶鸣，先贤之蕴藉。诗词中，曹操的豪迈、李白的洒脱、杜甫的沉郁、王维的低吟，无时不撩动着我的心弦。书史中，张旭的大气、怀素的奔放、山谷的奇崛、索靖的老辣，更使我钦羡不已。由此，心可驰八荒之外随意自适，思可接千古之遥与古人对话，既远离市井喧嚣之烦，又力排名利绳索之扰，心如止水，自不扬波，一任情感随着线条之流动在静谧的时光里穿梭，静静地徜徉在古典的意境里。

近几年，我愈加迷恋篆书，尤其楚简帛书。在篆书领域中，楚篆更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它空灵洒脱，仪态纯净，古雅清丽，自然天质令我一眼便难以

忘怀，饱赏视觉之美。假如说篆书是以法得韵的话，而今我更崇尚以韵得法。对于古人的理解我信奉“从准确临摹切入，从思辨中加深，从自信中抛出，从从容中再审视，然后走向自我”。境由心造，艺术作品作为个人修养及阅历的外力体现形式，创作的格调高下与心境息息相关。尤其是当今书法审美，在不断补充新的元素，而金石韵味、古朴一直是篆书的代名词，也许这更像是一种约束，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创新的突破口。唯有创新元素的融入才能让作品赋予时代特色，然而这种想法是否正确，让大家接受，我不敢确定，但我必须这样做，我把金文、帛书、小篆甚至草书之笔意融入其中，让作品以轻松、空灵、洒脱取胜，同时使之既不失传统，又富有新意，表达一种意境，又富情感，使作品格调得以提升，富有激情，给人一种视觉

冲击力。因此，为使作品走得更远，在创作每件作品时，我先定形式、推字形、取古人、借时人，注重用笔的轻重缓急、结字的聚散欹侧、墨色的浓枯干湿，然后才命笔染翰，使作品达到协调统一、气息高古之格调。吾深知：大巧若拙，大朴不雕，演绎灵智，聚集涵养乃书法作品应追寻之境界。有时在想，艺海之博大，书山之险高，不用说独领风骚，即使倾其毕生之精力，在艺术的领域里留下几片雪泥鸿爪又谈何容易！既然选择这门艺术，决无悔，理应当博大之江水，不论九曲十回，矢志不移向东流去。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吹雨，只要焚膏继晷，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信奉“经历该经历的过程，积累该积累的厚重”。把心态放平，或许幸运之神会向你悄悄走来。



二华行观雄陝右，九仙今已压京东。指点先凭采药翁，丹青化出大槐宫。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

此生的有寻山分，已觉温台落手中。眼明小阁浮烟翠，齿冷新诗嚼雪风。苏轼《宋》

贾伟 / 作

老人健康锻炼三字经

●柳木振

头多梳，经络活，头脑清，人更健。两耳多，常揉揉，好视力。目常运，四周视，护眼睛，保视力。干洗脸，上下搓，防皱纹，有效果。齿常叩，津常咽，助消化，齿更坚。肩常拍，两手做，强肩周，好处多。肩常转，真奇妙，保肩周，显奇效。臂常抬，两手端，臂力好，疾病跑。甩胳膊，效果好，强两臂，利腰腿。两只手，向上抓，活关节，臂力佳。胸常扩，益处多，利心肺，人安乐。胸两侧，常按摩，强心肌，增肺力。脐四周，常按摩，消化好，便秘少。腰常摆，左右晃，消化利，少便秘。臀下蹲，慢慢起，练臀肌，强腿力。腿常走，多步行，体力好，神充盈。踮脚尖，抬脚跟，活踝节，增脚劲。蜷腿腿，蹬蹬脚，脚底好，人利索。

感觉思，享晚年，祝老友，皆康健。常锻炼，身心健，祛余热，永向前。上各项，站坐卧，依心情，自掌握。经常刮，活经络，健身心，人快乐。刮痧板，手中握，上头顶，下至脚，保健穴，常按摩，祛顽疾，显效果。肛常提，利生殖，防便秘，前列疾。经常揉，不断搓，防疾病，胜吃药。人之脚，第二心，穴位密，六十多，蜷腿腿，蹬蹬脚，脚底好，人利索。

